

篇名：

「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  
之探討

作者：

丘宜驊。臺北市立木柵高工。綜合高中二年孝班

指導老師：

朱怡菁老師

## 壹●前言

### 一、研究動機：

鍾理和是台灣文學界的重要作家，民國四十六年以〈笠山農場〉得到「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的長篇小說第二獎，第一獎從缺，次年「中華文藝獎金會」便宣布停辦，鍾理和得獎的消息，讓台灣文學界突然驚覺在南台灣的偏僻山村裡，躲著一位不為人知的寫作者，也由於〈笠山農場〉的得獎，才將鍾理和正式的帶進戰後的台灣文壇。

鍾理和人生路十分坎坷，因為同姓結婚不被祝福，創作路亦不順利，疾病纏身、痛失次子立民、長子鐵民亦殘疾，終其一生，他都在與命運抗衡，無論處在任何艱困的環境下，都憑著對文學的熱情一再執筆創作，將一生奉獻給文學，就算健康惡化，也堅持繼續創作，因為這股執著不懈的奮鬥精神，被大家稱作「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

### 二、研究目的：

以鍾理和生平之生活歷程與成長背景，影響其以鄉土語言轉換為文字的特殊鄉土文學風格，作一簡單的探討。

### 三、研究問題：

以鍾理和所處時代之農業時空與環境變化，表現於文學上文字上的差異性，再佐以學者的分析評論，探討鍾理和的鄉土語言文字之特色。

## 貳●正文

### 一、鍾理和的生平

鍾理和一九一五年十月十五日生於屏東郡高樹庄的新大路關(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父親鍾蕃薯是六堆客家地區的知名地主，也是叱吒風雲的農村企業家，母親劉水妹是偏房，劉水妹育有三子一女，鍾理和排行老二，父親晚年時，買下美濃的笠山農場退休養老，鍾理和在長治工學校高等科讀書之後，又繼續學習漢文兩年，受到老師光達興秀才的古文學影響，開始撰寫〈台灣歷史故事書〉，並閱讀中國古體及新體小說，當時曾寫短文〈由一個叫化子得到啓示〉，還有章回體的長篇通俗白話小說〈雨夜花〉(註一)，在其時，鍾理和隱約已有從事文學創作，成為作家的憧憬，但讓他下定決心投入文學創作的真正原因，是因為他愛上在農場工作的同姓女子鍾平妹所招致的壓力，鍾理和決定割斷與家鄉親友的所有

關係，與平妹不顧一切的離家遠走高飛，經日本再渡海到滿州國的奉天（瀋陽）生活。

他一廂情願的嚮往中國大陸為祖國，但是當時的滿州國是在日本扶植下成立，雖然鍾理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受教育，對於民族被割棄、壓迫、被殖民的苦悶也有著無可奈何的感受，在奉天的生活時，他發現滿洲國並不是心目中所憧憬的祖國，所遭受到的殖民壓迫的處境與台灣其實並無不同，這讓鍾理和的滿腔熱情遭到幻滅，祖國並未以和善的態度對待台灣，甚至日本戰敗，台灣人還被視為亡國奴，飽受羞辱傷害，這讓他失望憤怒，原本抱著誓死不回台灣決心的鍾理和，在戰後急急尋求歸鄉之路，終於在一九四六年夏天，全家自天津搭難民船，經由上海到達基隆，轉回高雄後，才知道老家已事業失敗，兄弟離散，父親早已逝世三年，家園殘破，他僅得到父親留給他的笠山農場前端的部分屋舍，不久後鍾理和找到屏東內埔中學國文老師的教職，才又開始寫作，次子立民隨即出生，正當生活一切順遂之際，偏偏肺疾發作，厄運從此開始，在那個時代，肺結核病無藥可醫，可以說是絕症，鍾理和只能辭職接受長期治療，耗盡父親留下的家產，經過兩次胸肺手術，切掉六根肋骨，過了七年，次子立民因病去世。

## 二、鍾理和在不同時期之文學作品

以鍾理和的生活經驗可區分出四個文學風格進程的作品：

### 1. 文學啓蒙期（1929～1937）－

是他奠定文學基礎的重要時期，16歲開始寫作前，僅有很少的古文教育和漢字基礎，但他對於古文、白話文、舊傳奇、演藝、民間小說、甚至新體小說全部來者不拒，非常認真的學習，這個時期寫過〈台灣歷史故事書〉、〈由一個叫化子得到啓示〉、〈雨夜花〉，但作品全部遺失，唯一被完整保留下來的只有〈理髮匠的戀愛〉，這篇作品內容完全沉浸在浪漫的愛情裡，還未識人間愁滋味，雖然文字還不熟練，但已有屬於他自己的文字風格了。

### 2. 旅居大陸時期（1938～1946）－

滿洲國奉天的這段生活經歷，是鍾理和最複雜、艱難、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所以此時期的作品感情敏銳、情思豐富、文辭濃麗、充滿多愁善感但主觀強烈，也多帶有北方色彩，作品有大約有：

1938－〈都市的黃昏〉改寫成〈柳陰〉

1940－開始寫日記體小說〈門〉、〈地球之黴〉

1941－〈泰東旅館〉

1943－〈游絲〉

1944—〈新生〉、〈薄芒〉、〈夾竹桃〉

1945—〈台灣青年申冤〉、〈第四日〉、〈秋〉、〈門〉完成

1946—〈白薯的悲哀〉、〈祖國歸來〉

### 3. 回台前期（1946～1957）—

初回故鄉的鍾理和，驚見家園殘破，作品的背景多是巨變後的農村見聞和人性的毀壞，加上此時肺結核病情轉壞，期間中斷了寫作，療病中所寫的作品背景有他住院期間病友的故事（註二），作品有大約有：

1946—〈校長〉

1950—〈竹頭山〉、〈山火〉

1952—〈阿煌叔〉、〈親家與山歌〉

1954年次子立民因「急性支氣管肺炎」病逝，這件事讓鍾理和的努力和希望破滅，不過喪子之痛終究沒有將他擊倒，他將希望全部寄託於文學創作，在1955年完成了他僅有的一部長篇小說〈笠山農場〉。

### 4. 回台後期（1957～1960）—

〈笠山農場〉得獎後，台灣文學界驚覺在台灣南部的偏僻山村裡，躲著一位沉默的寫作同好，鍾理和受邀加入了由鍾肇政創辦的『交友通訊』，這個重要的關鍵點（註三），讓他能夠和其他作家相互交流，直到去世。鍾理和在『交友通訊』出現的作品大約有20多篇：〈奔逃〉、〈菸樓〉、入選香港『亞洲畫報』徵文佳作、〈原鄉人〉、〈錢的故事〉、〈蒼蠅〉、〈做田〉、〈草坡上〉、〈阿遠〉、〈貧賤夫妻〉、〈假黎婆〉、〈閣樓之冬〉、〈楊紀寬病友〉等。

## 三、特殊貢獻

鍾理和認為他的文學作品並不是只讓特定團體和專家評論的，而是要寫給一般大眾欣賞的（註四），所以運用文字藝術的手法不能太生硬和極端，否則就會失去文學影響人心的功能，他將一生的心血都投注在文學上，始終堅持以中文創作，生動的運用修辭方式，將語言式文字轉化為文句，形成屬於他的個人文字風格，他這種將語言到修辭而至文字的方式，有三個特點：

#### 1. 重視語言文字的選用—

他在文字的運用是字斟句酌，很注意選用字詞上下文辭義的照應，能以大量的色彩詞構成生動具體的畫面，句式嚴謹，他認為若是未成熟的作品絕不輕易發表，一經印成文字便已定型，這是因為應該避免給良心加上負擔。

## 2. 北京話和客語的轉變－

鍾理和在語言運用有不同的特色，回台前後言語的使用改變很大，旅居大陸時，使用的是北京當地的詞彙語法，回台的前期是北京語彙和客家語彙的過渡期，後期則大量使用客家語彙，呈現出濃濃的客家風味。

### 回台前、後期風格的轉變－

鍾理和的文學風格也隨著時代而有所不同。由於肺疾住院開刀，體力不佳，使他無法在文字修辭上做太多修飾，因此，後期的作品大都轉為樸實的表現風格，用字平淡許多。

## 四、歷史學者對鍾理和的看法

### 1. 張良澤〈倒在血泊中的筆耕者〉

理和的作品，每每使人讀之黯然神傷，甚至忍不住要落淚，在他的筆下，簡直沒有「娛樂」，或者「詼諧」與「歡笑」，更沒有「放鬆」和「減慢」的讚頌……我喜歡他的筆調雖然淒惘沉悶人，亦不尤人，所以他並不愛發牢騷，也不抱怨。

### 2. 彭瑞金〈鍾理和的農民文學〉

鍾理和其實並未特別強調農民或農業生活的特質，只是自然地把農田、耕地、種田，從大自然、在大地上討生活當作天經地義，而又十分莊嚴的一件事情，與其去突顯去強調他的作品農民特質，不如把他的農民特質看做事他以農民的身分表達他的生活觀、生活哲學。(註五)

### 3. 梅遜在〈文獎會得獎作家〉裡，對鍾理和有一段評論：

作者的語言雖然略有生硬之處，但描寫優美深刻，人物均有極顯明的個性，文字中洋溢著一種崇高的思想與情感，處處都見出作者對文字有精湛的修養。(註六)

### 4. 鍾肇政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文學園地被清一色迎合當道的『反共文學』、『戰鬥文學』、『歌功頌德文學』等工具色彩與宣傳色彩，這是鍾理和作品常被退稿的主要原因，鍾理和的農民生活背景，探討以文學詮釋農民生活，由此分析農民和土地關係的變遷，最後則是農民形象的塑造。(註七)

### 5. 兩峰先生〈鍾理和論〉

提到理和先生作品本身的特色，第一是「真」，這個所謂「真」，是指感情的真，文字的真。第二特點是「厚」，他是一個在身心上遭遇多方面不幸的作者，反映於作品上的方式，既不像辛克萊那樣咆哮吶喊，也不像蕭柏納那般冷嘲熱諷，他只是靜靜地把那些病態提出來，不帶偏激的色彩，那種溫柔敦厚的性格，讓他的作品醞釀醇厚，如百年陳酒。特色之三是「樸」，他在行文風格和造句遣詞之樸實，於瑣碎細微間，給人親切真實的感覺。（註八）

### 參●結論

據張良澤於〈鍾理和作品概述〉中估量，鍾理和一生大約留下八十萬字的文學作品，主要分為小說、散文、日記、書簡，內容描述農村和農民生活的小說作品約佔五分之二，字數則約佔五分之三以上，若以作品的成分來評論，鍾理和文學是否可以說是描寫農民的農民文學？

是的，鍾理和在作品中有豐富的農民與農業經驗廣泛的取材，顯示了他對農村的歸屬感，這種呈現與農民文學即農民代言人或工人文學就是勞工代言人的說法是完全不同，他是以農民身分表達出農村生活觀和生活哲學，這些都是從他靈魂所發出的聲音（註九）。

張良澤說：「把鍾理和的每篇作品的場景連接起來，不難看出近五十年來部分亞洲地區及整個台灣社會的變貌。」（同註九）沒錯，他是一個專注且堅定的農民生活的描寫者，鍾理和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六〇年的生命旅程裡，依他的文學作品中所描述的台灣社會樣貌，就是典型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社會，那種農民生活的精神，讓人感覺不矯作、無隔閡，這是因為在鍾理和的內心深處，不僅僅只有生活環境，甚至他全部的靈魂都是全然的屬於農民。

### 肆●引註資料

註一：鍾怡彥。鍾理和文學語言研究，頁 15。

[http://km.cca.gov.tw/zhonglihe/06/iframe/i\\_01/i\\_013a2.htm](http://km.cca.gov.tw/zhonglihe/06/iframe/i_01/i_013a2.htm)

註二：鄭清文。重讀鍾理和的短篇小說，頁 79。

註三：楊馥菱等合著。台灣小說，頁 109。

註四：鍾怡彥。鍾理和文學語言研究，頁 190。

註五：彭瑞金。台灣文學。<http://dcc.ndhu.edu.tw/literature/author25.htm>

註六：梅遜。〈七年來文獎會得獎作家及其作品〉全集 5，頁 218。

註七：鍾肇政。為文學而生·為文學而死—紀念鍾理和八秩冥誕〈聯合文學〉第 11 卷第二期，頁 92。

註八：兩峰。鍾理和論，〈台灣文藝〉第五期，頁 15~21。

註九：彭瑞金。瞄準台灣作家。頁 24。